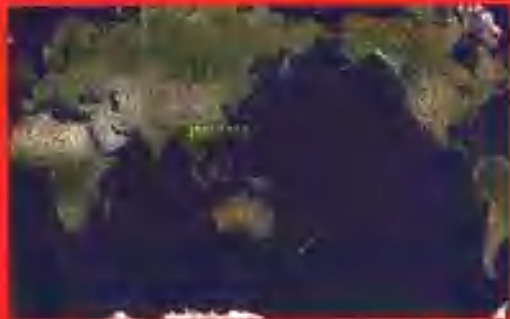




拯救云南

冯永锋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由于害怕轰动效应，从古至今，我们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倒卖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那地上的、地下的、河流中的、草地里的，哪怕是一潭臭水，只要有人收购，不管以什么样的超低价钱，我们都会任其伤害自己，将其转化为货币。靠倒卖资源赚取利益的人是无能之辈。

倒卖资源往往伴随着当地社区利益被剥夺。外来投资者在利用当地资源获得利益时，必须既不破坏当地的环境，又能为当地社区造福。达不到这个要求，就要慎重评价这些投资者的居心所在。

森林变成杂木林，杂木林都变成纯林，就跟所有的人都长着一样的面孔，有着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天然林丧失了，其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将丧失，紧随其后的就是“村庄都闹荒”，丧失村庄的文化生产力丧失，村庄变成城镇，文化将变得乏善可陈，因为城市只是文化汲取器，善于消耗而不善于生产。

“中国要让天然林休养生息五十年”，可“罪恶型消费”不停地破坏着天然林，天然林破坏必然造成整个民族精神“水土流失”。许多行业、许多企业，不管其创造了多少利润，但本质上“行为不端”，拯救天然林就要拯救这些行业、这些企业，让其停摆，促其改良。

云南要走智慧发展、聪明发展之路，环境保护好了，其利润比所有的利润都来得可观，来得持久，来得幸福。高新技术能以最低的资源、最少的生态伤害成本，获得最高的民族自尊。因此，应当激发云南的高端发展能力。

ISBN 7-204-05058-4



9 787204 050581 >

ISBN 7-204-05058-4 (1/15)

定价：30.00元

拯救云南

冯永锋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著 者 冯永锋
责任编辑 魏和平
封面设计 陈 帅

拯救云南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城西街 20 号
邮 编 010010
排 版 北京启文博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5058-4/I.91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今当地的人民不仅失去土地，失去对家乡的发言权，失去固有的文化和传统，还失去了洁净的溪流蓝天，失去原本宁静的生活。除了热闹，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悄悄地打听了歌手老周和刘大富的情况。50多岁的老周在磨西往康定的公路工地搬石头，早已不唱情歌了；刘大富在营地里拾垃圾，他也50多岁了，我没敢打听他的孩子现在做什么。此外，还有为我们煮鸡汤的张老汉，我都没敢去看他们，我怕看见他们那双暗淡无助的眼睛。范医生恐怕有60岁了，听说他的儿子没有接他的班，如果没有后继者，贡嘎山东坡药用植物的秘密将随范家最后一位医生的隐没重新锁回深山。那是范家几代人用双脚踏勘、用生命试验、用心灵发掘而来的大智慧，贡嘎山又将它们重新收了回去。

如果有一天生态灾难爆发，投资商可以走，游客可以不来，走不了的是无辜的山里人，他们仍旧要生活在这里，独自承担灾难的后果，只不过他们失去的太多了，而且其中最宝贵的部分一去再也找不回来了。



◇ 酸酸的云南 ◇

云南人对于他们的饮食有一种自得，他们善于从自然界中发现可口食物。他们每天都在说：“这很好吃的，真的很好吃。”你吃上一吃之后，会迅速表示赞同，你的心里，对他们这种毫不保留的对食物的信任和赞美，感觉到一点点的诧异。现在还有食物值得那么依赖和骄傲吗？

中国的菜系中，云南菜或者说滇菜是不入流的，但论起好吃和养人来，他们比任何菜系都不差。想来菜系这个东西，就跟方言一样，表面上可以归纳成几门几类，但一放到实际上，变数都非常大。好在大家各安其适，互相之间很少侵扰，北方人嘲笑南方人的口音，南方人听不惯北方人的腔调，就跟爱吃辣椒的人戏弄怕辣的人，爱吃米饭的人说面条吃不饱一样。

最近几年频繁的云南之行让我对云南饮食的迷恋逐日加深，由好而爱，由爱而瘾，由不惯而自在，由自在而坦然。

要形容云南菜，最好的词汇，就是“天然”和“物理”。中国可以比喻成一个“物理的国度”，或者说叫“自然生物经济”的国度，人们想问题比较朴素，手底下的作品，也很容易看出原形。上过中学的人大概都知道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不同，物理变化就是二者相交之后，所产出之物内含的元素和成分的构成方式仍旧一样，A加B仍旧等于A加B；而化学变化是二者相交之后，所产之物已经大不相同，A加B等于C加D了。



在云南所有味道中，我最爱的，是他天然的那些酸。有一天我在想，如果天然林代表原生与创新，那么人工林就只能是复制与抄袭了，如果天然林代表本分与民主，那么人工林就代表骄奢与专制了。如果天然之物身上所含的味道代表着自然界的诸多美德，那么化学合成的诸多味道则潜藏着不可预测的危险。你可能提取出中药里的有效成分，但是，你不太容易复制出中药，就像虫草和松茸至今无法人工栽培一样；而且，不喝中药，你永远体味不到中药的美感，以及他后面所隐藏的忠诚于这个民族的哲学。

北京有一些云南的特产门市部，平时不留心还注意不到。好在有些喜欢对幽秘之处进行精抠细觅的人，能够发现这些隐秘之所。发现之后倒也大方，心痒痒地要与朋友们分享。我就是在一个朋友的引领下，分享到了云南的酸角和甜角，以及酸角糖和甜角饮料，说是甜角，其实也仍旧有些酸。

南方的许多省份，只要是以米为主食的，大概都会有些米制品的花样，其中最通用的，是米线，或称米粉。像我的家乡，全县城的人早餐全都是“豆浆粉”，就是热豆浆汤中的新鲜米线，加点姜末、香葱，加点“小酒”（也就是酸醋化了的米酒），佐以油条什么的，天天年年地吃下米，居然百吃不厌。云南也是这样，米线在云南被变化出万千之身，我喜欢吃的，不是什么隆重上台有“礼仪食品”之嫌的过桥米线，也不是什么小锅米线，而是以酸浆米线作原料加上酸鸡浇头做成的“酸鸡米线”，是的，你想想，泡菜多半只是用蔬菜，而酸鸡、泡椒凤爪什么的，用的却是动物之身，他们也怪得很，泡出来的酸味，与植物是那样的相同。

饵丝是比米线还容易做的东西，只需要往滚水锅里一过，捞出来，放上鸡汤、炖烂的牛肉什么的，就可以吃了，但是，先别急，



你会发现满桌的调料碗中，有一碗发出亲切的酸味的萝卜丝。你把这些萝卜丝夹一筷子，你会发现他比任何醋都来得生动。至于酸笋、傣族腌酸菜、酸豆角、剁椒，都是拿天然蔬菜随意或者精心制作而成，你可以拿他们来煮肉，可以烧汤，可以单独食用，也可以伴随其他的食物一块入口，拌饭佐餐；你可以自给自足，但整坛子整篓子地作为礼物送给亲友，也很通用。

有一天，我在滇西腾冲县下面的固东镇瞎逛，突然看到小卖部有个妇女在白铁皮水舀里晃洗着什么圆果果，我厚着脸皮过去问：“这是什么好东西啊？”她说，这是酸粘果，要不要吃一个？她的手中正忙着剥开皮往嘴里送。一刹那间，我想起来了，这是我有二十年没吃过的酸枣。小学中学时忙于应考，20岁之后，又在北方上学和工作，好多自幼习尝的家乡味道，慢慢地都淡忘了。

酸枣树高大笔直，木质坚硬，我们当地的一些人把它开发出来，用飞轮旋成木碗，销路很好。自然，最后的结果是把深山老林里的酸枣树逐棵砍光。云南的不少地方，气候与地理条件与我的家乡很相近，许多出产都让我很熟悉，而人却似乎要比我家乡的人来得忠厚和热情，他们身上有一种朴实的豪爽，有一种友爱的大方。

妇人看我喜欢，抓给我一把，又抓给我一把，我忙不迭地把他们通通塞进口袋中，连皮嚼，带核咽。而她的男人，正拿菜刀蹲在地上削一个木瓜样的东西。我又好奇地一问：“这是木瓜吧，为什么我闻不到他的香味？”他说，木瓜有两种，甜木瓜和酸木瓜，这是酸木瓜，要不要尝一尝？皮才削了一小半，他拿菜刀平过来，削了一块给我。我毫不犹豫地塞进嘴中，慢慢地嚼着，很酸，但酸中含有一种宽容和广阔，让你的嘴可以慢慢地回旋，越吃越想吃。

第二天在云峰山上，索道站的几个工作人员围在一起庆祝某个



人的生日，一块合吃三个酸木瓜；木桌上的一个塑料袋里，放着糖、辣椒等拌成的调料，木瓜片在里头滚上一滚，再吃起来，味道就更有意思一些：酸味之中，又掺入了更多的甜和一点点的辣。云峰山道观的竹簸箩里，木瓜片在太阳光下晒得卷曲了，颜色也变成棕褐，道观主持李道长说，它们可以用来泡木瓜酒，治风湿，很管用。

在腊幸村的集市上，有个妇女在卖山楂。这可不是北方人所熟悉的红果，而是我小时候常吃的“山楂”或者“酸楂”，他们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回忆。竹筐里淡紫色洋石榴也让我陌生，卖他的妇女说，你先尝一个吧，没关系的。我挤开皮，尝了一个，味道非常好，滑溜溜的，酸中带甜。一口气买了两斤，我的朋友谢道长也喜欢吃，我们一路吃回云峰山。云峰山道观像武当山一样，建在山之绝顶。

要回北京时，我们在保山市好几个水果市场都没找到，谢道长让我坐在饭馆休息喝水嗑瓜子，他跑去找。一个小时之后，他两只手拎得满满的回来，里面，有杨桃，有酸木瓜，有洋石榴和酸柿子。

似乎云南所有的饭馆的桌子都是矮的，离地不过半米。也许是人坐得低了之后，心气就会平和许多，心性也会善良不少。我喜欢云南所有的小饭馆，亲切，自然，每一个店主店员都可以朋友般地交谈，点菜也随便，你要这个炒那个，他要某几样合在一起，都可以；不会因为这样而把价钱有所抬高。如果店主正在吃饭，你凑上去，店主会欣然给你双筷子，说，来，一块吃，喜欢吃什么，就抬过去。

其实是酸柿子让我确定了云南的“真酸”所在。一个路边小店里，我在菜架前东看西瞧，看到陌生的或者说能让我涌起回忆的，总想尝一尝，比如小角瓜啊，苦子啊，牛干巴啊，灯笼椒啊，木瓜酒啊，烤罗非鱼啊，用牛胆汁的苦味调出来的蘸水的撒撒啊，稀豆



粉啊，我都欣然接受。云南人大概是对食品怀有感恩之心的人，他们允许我这样地随便和坦然。

这时我的目光停留在十几个长相相同的陌生之物上，猛一看像西红柿，但是腰身细长，浑身光滑，其椭圆的样子有点像鸡蛋。还不等我问，店主就说，这是酸柿子，烧一下，剥去皮，拌起来，很开胃、很好吃的。既然是酸的，那么肯定好吃。店主拿起四个，又抓了一把尖椒，一起扔到门口的煤炉上，在火头上烧。眼看着他们的皮都烧黑了，店主也不管，最多过来给他翻一下。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拿进去的。只知道在吃饭时，店主突然端上来一盘拌成糊状的东西，里面有红有黄有绿，煞是好看。拿起勺子，舀进嘴中，带饭咀嚼，啊，真是天下最顺口合心的了，尖椒的辣与柿子的甜酸，尖椒的脆与柿子的滑，尖椒的绿与柿子的黄和红，看着让人高兴，吃着让人舒坦。为了他，我和谢道长狼吞虎咽，横扫了四碗饭。可是他太下饭了，到我们吃完时，还有相当残余，让人难舍。起身时，谢道长说，没关系，我猜你爱吃，刚才给你买了三斤。是的，他甚至给我买了一个家乡盛产的大柚子。



目 录

代前言：酸酸的云南	1
第一部分 拯救香格里拉	1
吉沙噩梦	3
堵住的水管	4
越垒越高的薪材	11
“李波的房子”	15
一看溪山值万钱	19
外来投资商	22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28
手握四张王牌	34
该怎么纠正你，我的政府？	38
纳帕海劫难	45
克珠不信任我了	46
神山的脸受重伤了	51
石卡雪山边的“黑颈鹤”	57



“大纳帕海”需要集体起飞？	62
成立纳帕海生态保护协会？	67
马志明来找赵建林	77
互为关联的“八大问题”	80
纳帕海只是“边角料”	88
冷暖年来只自知	92
当地人才是“救世主”	101
资源倒卖：满川风月替人愁	102
宏观规划：别开山径入松关	105
联合作战：北风低草现牛羊	110
各自伸长：蔷薇野性难拘束	116
生计替代：村庄儿女各当家	123
村庄改良：半偿私债半输官	129
文化失落：个中当有不平鸣	129
民间自救：依旧青山绿树多	145
第二部分 拯救金光集团	161
谁把云南变成沙漠	163
空等几个月	164
云南要变成“绿色沙漠”	170
金光集团不承认“借斧砍树”	175



谁在支持金光集团	178
“种树”的破坏力比“砍树”更强大	183
谁要你的臭钱?	189
纤维怎么能大于生物多样性	198
用多样化的资源去换“单一数字”	198
“最特的特区”是如此的悲壮	204
脆弱的“黄金十字带”	213
整个云南都坐在炭火上	223
会有没良心的专家?	226
到底该如何进行“生态补偿”	231
与其种树，不如养猪	233
“原生”不仅仅是“天然”	234
一幅一想就让人激动的场景	239
一些必然要提出的疑问	242
一窝命中注定的幸运儿	250
一句辛酸的口头禅	231
也许还要加上“木本农业”	266
第三部分 超级链接	273
吉沙——我们有一个梦（简编版）	275
经营“康巴品牌”（有删节）	284



自由经济移民	288
自然保护区启动“社区按钮”	291
污水其实是宝贝	295
紧握电线的趾头	298
虫草的悲哀	303
科尔沁牛业：放眼国际市场	306
家养主义	309
农民为什么要进城	314
给“牦牛”插上腾飞的翅膀	319
反虎豹皮贸易倡议书	323
杂木林之痛	325
美学假象	332
公权私有化	295
鸟类进了集中营	338
杨丽萍如何持续她的童年	345
关于《种植元宝枫树，发展木本农业，保护松花坝 水源区》的建议	356
听听诗经中的鸟鸣	361
看尽吃光	364
为什么总是云南	368
代后记：下一步该做什么	372

第一部分

拯救香格里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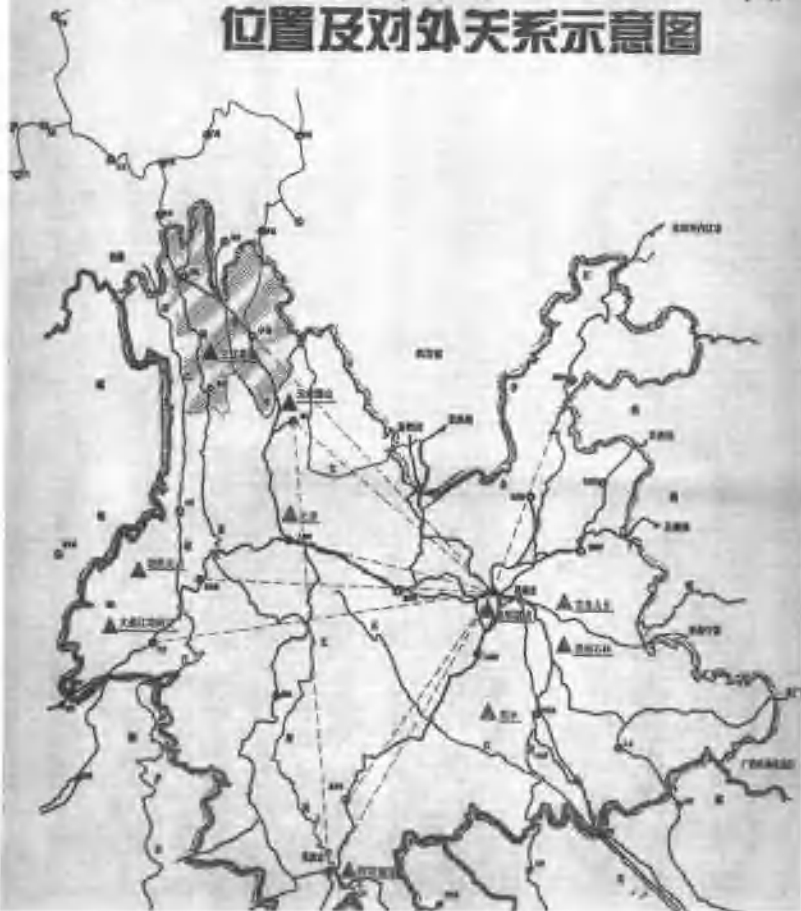


卡瓦格博和山脚下的村庄。郑义摄影

迪庆香格里拉旅游总体规划

迪庆香格里拉旅游总体规划

位置及对外关系示意图



摘自《迪庆香格里拉旅游总体规划图集》

吉沙噩梦



▲千湖山适合发展生态旅游，后面的“木楞房”是当地人夏天放牧时的“牛场”。